

居處部

宮殿 官廨 館驛 第大 修宅 阜陋

先廬 門鄰 樓閣 亭臺 齋閣 各院

精舍

伊文續集

163160  
324





160  
24

東京專門  
圖書

利  
268  
2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宮殿

羣書要語宮殿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名蒼頡篇曰：殿，木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學記官正堂，王宮之戒令糾禁。周禮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



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漢書楓槐被宸

**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宸中何晏賦遊閭闔觀玉臺天

門開恢蕩蕩漢書木擁槍巢以為儲注槍巢作木槍相巢為

柵也儲齊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宮後加露寒儲齊注館長楊

賦珍臺間館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櫨椽之頭皆以玉飾其

泉賦丹地注以丹渣泥塗殿上地梅福傳注玉除彤庭西都賦

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注西廂清閑處也楊雄賦殿

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風俗通宣政門內有宣

教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長安志服虔曰

掖門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成帝紀鄴都銅雀臺皆鴛鴦

尾晉史虎豹九關象害下人此楚辭青瑣注刻為青瑣文而青

塗也漢書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張說注白

間也注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魏都賦端門

出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漢書寧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人君視朝寧立之處因名為寧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寧曲

禮曰天子當寧而立釋名

**闕**宮門雙闕鄭眾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

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

闕並釋名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

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畫雲采仙靈奇禽怪獸



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  
朱雀二枚崔豹古今注觚稜而棲金爵注觚稜闕角也金爵鳳  
也西都賦

詩句 綉菟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謝朓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

前人 謁帝蓬萊宮李 召見甘泉宮高適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

通李 聽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百 旌旗映閭闔歌吹滿昭陽王

維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 九天閭闔開宮殿萬

國衣冠拜冕旒王維 金闕曉鍾開萬古玉階仙仗擁千官岑參

陰沉杜 鐵鳳闕杜贈崔評事 鐵鳳橫空飛綵繪東坡 臥聽風簷鳴

鐵鳳東坡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輓轡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

鈞太宛立仗朱絲鞞東坡 峇西掖諸公 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

金鋪獸鬮環梅聖俞 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 坡日

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坡和御製詩 自注云通英闕

前有雙槐移枝屬地如龍形

古今事實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堯土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李斯傳 土階三

尺通曆

禹卑宮室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公劉卜居

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大王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日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王考室

斯于宣王考室上筮下簞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伊何維熊

維羆

穆王清都

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列子

周宮禾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太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王風箕子諫紂不聽其後箕子朝周室故殷墟城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宋世家

衛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  
壯麗無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宮

長楊宮本秦舊宮漢脩飾之以備行幸有番楊因為宮名門曰  
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 三輔黃圖 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罟乘捕熊羆豪猪虎豹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  
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 楊雄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畤于甘泉以柏梁災受計甘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初柏梁殿災與巫占之曰魯俗  
有大災即復起太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為千門萬戶在未央  
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闈  
闈 本紀 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



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之屬立井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白一朝長信宮東方朔傳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君厭承明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瓦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蒼蒼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苑



如龍尾下蓄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  
泊宅編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嘆嗟而止正觀三年以旱避正殿張元  
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  
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宋祖命改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  
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 涑水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延壽 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  
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  
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  
 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  
 永安也予客自南都觀藝於魯觀斯而昭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故美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  
 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叶神道而太寧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  
 宅附庸而闢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

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峨嶽嶺崑崙  
 嶻嶭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侗尚豐麗博敞洞轆轄分其無  
 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羣瑤而鴻紛屹山峙以特鬱隆岧岧乎  
 青雲鬱映以增趾嶺嶺而龍鱗日磴豈以璀璨赫燁燁而  
 燿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同連以領厲  
 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  
 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滯  
 澔肝泚流離爛熳皓壁皜耀以月照丹柱歛絕而電燧霞駭雲  
 蔚若陰若陽濯濯燁燁焯焯隱陰夏以中處靈爽竚以聳  
 榮鴻燿煥以燿闕麗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啟雷應其  
 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壁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曉曉旋室嬈嬈以窈窕洞房  
 斗寮而幽邃西廂知歸以閑宴東序重深而與秘吃鏗以勿  
 網涸灑灑以懿漠魂悚悚其驚斯心德德而登悻於是詳察其  
 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背陬仰危雲起嶽峯離樓三間  
 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昭帶以星懸漂晃兒  
 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蓬蓬而騰凌層櫺磴以古殿以  
 踐曲枿要紹而環句芝栴攢羅以戢濬女直枝掌馳孟奴而  
 斜據傷天矯以橫出互黥糾而搏負下沸蔚以瑰錯上崎嶇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絡繹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  
 天窗綺踈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苜蓿披敷綺房紫的  
 窟窀垂珠雲案藻稅龍楯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擊

以梁倚屹奮豐而軒鬢虬龍騰驤以婉壇頽若動而躡蹠朱鳥  
 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蚪而迭穰白鹿子規於構櫺蟠螭宛轉而  
 承楣狡兔踰伏於樞側獲狝攀緣而相追玄熊蜉蝣以斷斷却  
 負載而躡蹠齊首自以瞪眈徒眈眈而标标胡人遥集於上  
 楹儼雅跼而相對屹欺猷以鵬耽呼决顛鳥交類呼交類而  
 睽巨李睽奇李狀若悲愁於危處潛頻蹙而含粹神仙喬岳於  
 棟間王女闕窻而下視忽標以響像若鬼神之髻鬋圖畫天  
 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恠山神海靈鳥載其狀託之丹青于變萬  
 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遠古之初五龍比  
 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撲略厥狀睢射煥炳可  
 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  
 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  
 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葦綠雲上征  
 中坐垂冕頰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透迤詰屈  
 稠衍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浴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後才誰能尅成乎此動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  
 陽之變化含元氣之姻媪玄醴騰備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  
 朱桂黝儵於南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  
 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天  
 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  
 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雷響歸罪管續紛履鴻兮蚬勞茲登

大史書疑駢龍從今連拳偃蹇崙嶽嶠嶮欹傾兮歌歎幽靈  
 雲覆靈洞杳宜兮葱翠紫蕝碾碾瓌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  
 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管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  
 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一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闔角盤盤焉困困  
 焉蜂房水渦轟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雩一作雲複道行空不霧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明星焚燹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賦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瑰珠璣棄擲灑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呼喚合舉楚人一炬可

麟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魏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甕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詹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懾



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  
 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  
 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  
 蓋勿職之計堯之茅茨非經父之制矧象魏之懸法伊億兆之  
 所視况我方如天我賞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  
 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比徒僞功臺甲者豐棟  
 易而隆椽斲而襲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  
 龍蟠首若鼇戴官丹楹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  
 楣焜燿彫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窓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峰平  
 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  
 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燦入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

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挾其下則冠蓋威蕤劍佩陸離車如  
 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垂鬢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  
 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置王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  
 庶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歌永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  
 兮垂無疆瞻大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  
 且置酒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知  
 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政之壞傾宮大侈楚主童華一身何  
 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柏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  
 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  
 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齒其諛



不已必杜忠義濁諛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水終自惴惴當其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威呼萬歲

選德殿記

洪景廬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 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察交數有言臣既欽祗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機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官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

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畫接夕訪大廷簾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為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於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為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迹泐若淵海分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已厲精綜練名寔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



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得者寔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濯乎其若鏡烙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况於隄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土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擗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稷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惟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莫夜計之而訓注之

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其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主之中昃不皇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疆不息終始母急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敢以是為陛下獻歲三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宮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煬帝官零落池臺  
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主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  
道審楊映御溝凝旖旎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  
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之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摺嶂恠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巡非理水遠跡  
是雕墻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主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  
花紅款款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  
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燦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知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  
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  
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銷掠削雲鬢旋裝束飛上九夫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遠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番樂名李墓壓苗傷宮牆  
 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  
 仗避岐薛楊氏諸夷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  
 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  
 家舍行官前在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然爾後相傳不  
 皇帝不到離官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痴  
 綠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在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  
 鳥喙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  
 巢盤鬪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  
 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

官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  
 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  
 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  
 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未姚宋灰  
 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官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美稚宰  
 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  
 五十年來作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絕下吳蜀平官軍又  
 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官前道今年不遣子孫  
 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後宮多不



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  
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音春來隨處飛  
秘閣肩仙丹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歎不肯寫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傅稱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古行宮

元稹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體金鰲紅日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遥北望柘黃新  
帕御床高

又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催止馬殿頭先  
報內園家

又

射生官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下寫時齊賜酒男兒跪



拜謝君王

又

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燭籠底火霏霏  
進聽帳裏君王覺上首聲  
鍾始得歸

又

床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階上  
軟與官局總來為喜樂院中新  
拜內尚書

又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眾家  
總待別人般數畫袖中捻  
得鬱金芽

又

藜藜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  
眾裏遙拋金橘子在前收  
得便承恩

又

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鈎闌在水中  
避熱不歸金殿宿秋河織  
女夜燈紅

又

聖人生自明朝是私地先須囑內監  
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  
進鳳凰衫

又

黃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  
工傍邊書勅空分明送  
與大臣家



又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又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朝把鏡，黃金堦下不教行。

又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夫。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覓洗兒錢。

又

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句，太平萬

歲字當中

又

牕牕戶戶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床。誰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

又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又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烟如白晝，沉香火底坐吹笙。

又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歸入世絳縷猶  
封駿臂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解絲繫其臂將軍胡奮女泣母不伏繫臂

又

魚藻宮中棟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因語德宗奢靡老宮人云每引流泉先于地底鋪錦

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  
憾五更風。

又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熟熏衣麝。憶得分  
時不忍燒。

又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部歌新曲。唱着君  
王自作詞。

武宗怒一宮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遂  
進詩曰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  
房拭淚痕。

宮詞

韓渥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  
自怨黃昏。

宮詞

王平甫  
花藥夫人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十一



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前宣索鱸。隔花催喚打魚人。

又

殿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官娥盡十千。遇着唱名多不語。人臺急過御床前。

宮詞

徐仲雅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朱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望華清宮感事

許渾

聞說先皇看碧桃。印華推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迫。雲捲珠簾劍佩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滔。蛾眉沒後巡遊

少。瓦落官墻見野蒿。

華清宮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閑鎖青春晚。深院簾垂白日長。草色芊綿侵御路。泉聲嗚咽遶官墻。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翠鬟空斷腸。

古行宮

童孝標

瓦煙踈冷古行宮。寂寞朱門暗鎖空。殘粉水銀流砌下。隋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粧妬曉風。天子時清不巡幸。祇應鸞鳳集梧桐。

隋宮

李商隱

紫宸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



事類彙編卷之五  
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雷揚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  
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顧況在洛乘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去年  
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  
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  
葉題詩出帝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  
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啟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  
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卽祐所題詩於是相對  
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或云盧渥更不重載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  
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  
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師進呈  
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  
歲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



感泣

戰袍中得金鎖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于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瑣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官人賜直為妻

知宮中事

王建宮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官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鎖相隨

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徧得着進來龍馬亦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頗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誦倣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十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落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塔前御柳搖綠仗下官花散紅鴛鴦數行曉白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踏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侯鯖錄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枝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散國明惟植槐樹鬱然有嚴毅氣象 朱氏語錄

# 官解

羣書要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大微之象退之孔殘墓誌云臣與孔殘同在南省漢書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皇上注屋無壁曰皇朝建傳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蕭蕭階闕重門再局師尹爰止毗世作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墻屏之設亦齊有之闕兩階之間魏都賦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瓜牙太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瓜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

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續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侯鯖錄凡官差吏卒率以晨脯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演繁露古詩蜜蜂之辭曰蔦蔦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詩文類聚申者吏以脯時聽事申旦政也

詩句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勤來得晤語勿憚怕寒廳韓蹀躞先駕龍銅鼓鳴衙柳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史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紬縮臥放晚衙坡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郡走馬西來各開府坡况我官居似蓬鳥坡嗟我官居如傳舍歐



古今事實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正堂金蓋 見萬公門

官舍狸狽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狽，前尹不敢居。廣後於壁穿中得

狸，殺之，狽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官，廣居省，省中多有鬼。惟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闇，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言終。及昭至，有久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復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無鬼。

皆無公廨

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始建一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宇

25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  
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况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  
微仲云界以中寢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  
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一公之賢否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  
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

亂道於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  
擅與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  
可以擅問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  
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至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  
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  
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疑有刃有斧  
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  
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  
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



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斯記云

待漏院記 見朝詞門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貞與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選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

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畫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粟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靈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鬻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



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爾然而疲，公噫，貽良父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疆，練家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錄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沫及再甚，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禱，戴路而歌曰：昔吏施施，今吏簷簷，公能馭之，錐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汗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

嚮閱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于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祐之。民歌路謠，真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天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懷，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



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蕙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  
問之者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  
虞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逮說者故為此  
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  
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  
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  
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  
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  
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為鑒戒

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  
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  
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  
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  
省豈是其難乎予也魯不知乎他即命巧而畫之俾復其舊且  
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履齎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者惟謹顧更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  
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警警衆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  
涵演迤日以肆貞元初拔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  
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際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  
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汗不可讀斯立易稱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甌甌  
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一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  
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

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未寒露濡故國異時  
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窓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  
閑無論心與跡

題大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食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  
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晝炊木兒叫怒小兒  
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



事類彙編卷之五

蒼主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勤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律詩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漱漱波頭細踈踈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床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處葦外聽風檣

金陵郡齋

王介甫

談經投老揆悠悠為吏文書了節休深炷爐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瀉高秋

宿錢塘尉廡

黃魯直

平湖繞舍山無盜官事長閑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寇不辭兒女作吳音

詩話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唐人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終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三王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館驛

羣書要語館客舍也說文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六帖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以待朝聘之官也周禮地官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秋官司寇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釋文云以軍曰傳以馬曰遽江漢詩註見



久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歲矣未之遷逐旅蠱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韓別知賦

**詩句**風帆數驛亭杜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李磨麗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坡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狐裘眠客舍章臺折盡青青柳坡

古今事實

適館授粲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賓至如歸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闥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賓至如歸無事苗患不畏寇盜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裁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



罪也乃築諸侯之館義三十一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真於箕使更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昭三十二

致餼受館

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語

假館授業

孟獻子曰曹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傳車驛騎

田橫懼乘傳詣維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太才次日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



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

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登時壞以為馬廐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注次路也

第如傳舍

許伯入第蓋寬饒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弟門

亭長不知

趙孝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出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到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整

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飾厨傳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昭曰厨謂歡食傳謂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注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王恽除鄆令到官至黎音古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恽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寃為亭長所殺明旦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



傳

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下

褚公哀為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慙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

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公送至界

投驛不讓

唐元稹為御史自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視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視事於廨

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苗除其廨以視事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驛舍美婦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六

五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  
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侯君回轅別圖後會攬書云川中狗百姓  
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太和二年閏二月榮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遠肘武  
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遞不時四  
門牡鍵通夕弗禁更請手外隧永永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  
徵命無奪時廢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環  
石而紀曰在兌之方而玄負陽門街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勞延世工堅塗宣誓甍甍剛滑術精于內也遽廬  
有甲乙牀帳有久夏庭容牙節靡卧囊囊示禮而不慝也內庖  
外廩高倉遂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  
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蠲縶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秦有波瀾嵩丘雲烟四  
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造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  
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于石嘗言之  
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于從政而決行其言者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寓自視其沼則凌混而某視其舟則離



敗而膠庭除其蕪堂廡其殘烏觀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一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躡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貢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舫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庀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贖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古詩

題小猿時驛

黃知命

大猿呼罷小猿啼箐裏行人白晝迷  
惡藤牽頭石齧足姬牽兒



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嶺驛

鮑昭

溪驛舊名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戶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館

杜甫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抄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太康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

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象山遙把酒孤嶼共題詩解院隣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題死溪館

李白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處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題褒城驛

元稹



嚴秦脩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  
半新笋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濱

驛在千峯裏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無隣月白翻驚  
鳥雲閉欲就人祇應明月鬢更與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  
着遠行人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祇召赴  
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

聞長樂鍾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梁買酒尊但用有錢留客醉也勝騎  
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  
然有逃亡者明年軼過之歎其壯鹿留一絕云

蘇子瞻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賞  
得此人無

汲黯傳云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

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暫投破驛歇征鞍。喜見山光政蔚藍。不奈東風無檢束。亂吹花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鄴 漁隱

疊疊山腰繫冷雲。踈踈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李郢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百仍聞官長清。麥隴荒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尊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去河橋羨此行。

宿黃花館

楊發 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為客路無盡。日日送人。身未歸。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二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周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 幽怪錄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守可壞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蕩蘭衣蔽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明白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蕩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冷齋夜語

第宅

羣書要語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釋名室有東西廂曰廟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東北隅謂之窻爾雅擗櫺

**注**梁也說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同上如彼粲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伊蟻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燿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曲禮正中曰棟次曰楹儀禮注具

饌於西塾**注**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榮**注**屋翼也室東南

隅謂之突室西南隅謂之奧七尺曰初八尺曰尋同上儒有二

畝之宮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環堵之室

高誘註

車門去實蓬戶甕牖

禮記去實者牆上鑿門

上銳下方如圭之狀

甕牖者以敗甕安於室之東西為赤白牋糊之象日月也

程泰之演繁露

國宅無征

城中宅無稅也

禮記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

注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左高

其開闕

左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左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闕廬

以避燥濕寒暑

國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

之內也

註蕭言蕭也

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

焉謂之蕭牆

太厦成而燕雀相賀

淮南今三公有司或由窮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

吾丘壽王傳

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太第室更二千石受小第室

註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漢書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

里中皆不稱第

初學記

高明之居鬼瞰其室

楊解嘲

温房承其

東序涼室處其西偏

何晏賦

太厦眈眈

文選

厚棟大厦夷庭高

門

柳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

文選

霜斤沐楹玉沙瑩礎

盧肇

陳圭置臬

正永瞻星睽地

日闔銘

編霜炎緝寒葉構鳴噪之所集

築町畦之所交

因犯檐而刊樹

由妨基而剪巢

決滄溟之汀滌塞井甃之淪坳

織宿楚以成門

藉竹扉而為戶

既取蔭於庭樾

又因籬於房杜

沈約郊居賦

厚貨居毗移于間壤

伐惡木剏輿

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

重江束隘常所未觀

倏然互見

柳文

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樽

樞節稅之華不斲

椽不剪茅不列墻

以白雲為藩籬

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柳茅亭記

蒼翠詭狀綺繡錯

同上

堂既成藁以



白茅為取省費也。時無良草，且不能弥縫，其上大雨溝下如注。馬天方晴，鳥攫擊不少置。爵鷺鳥方乳，童兒階而取之，紛紛藉藉焉。汎掃罷於奔命，於是議易以瓦。洪邁東堂記：蛛都于簷，蜂牖于房，蟻國于埳，蒲盧宮于窓，是四物者，眇麼類也。一不當其居，知整比焉。人而不能如惑矣。洪泌葺軒記：余家貧，數畝之宮，有二十楹，兄弟環而居之，而又有附庸其間者。太房所得財，夾五瓶，罌中析皮置鶴列，婦子揮汗成雨，左足下榻，右履已及窺門之外矣。方春雨淫漏，無乾所，寒廳之下水可涉也。高風一下，喘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歸身蓬葦屋，選茅茨寄短椽。杜茅簷古木齊，王華屋艷神仙。杜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李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左

總舊宅 蝸涎蠹盡梁。杜牧潭潭廣廈居，咳唾生餘響。屏山一林瘦竹吾菟裘，坡幽居地僻經過少。杜

古今事實

孔宅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也。焉張老曰：美哉輪奐，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下。



買宅自汚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貧以自汚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視如傳舍

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入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續漢書

起自白屋

吾止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

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謚為入亢毅常於鄰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  
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  
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  
臣子原之魏畧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容棺之墟

推宅與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并堂拜毋有無通共本傳

借宅栽竹見竹門

甥成宅相見甥門

題門賣宅

齊庾杲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杲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滂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淳實不矯飾如此

因產不辭官

後魏王寵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寵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法以此致辭耳

兄辭禪宅錢



宋蔡興宗父廓起一宅以東宅與兄執執送錢五十萬禪宅直興宗曰毋日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徵宅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綠野堂

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闡孺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帝知度年雖老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文

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菜萸泮昔半反水涯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詡為樂

詔不毀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恠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重關復壁

李林甫為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殺竊所居重關復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草堂

杜甫在成都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七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特大乃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林地後永寧為王鏐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不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玉杯破而不



復完也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  
得非舊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尔矣  
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撥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  
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  
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問洛中有  
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然矣  
塵史

室美可懼

以下係後美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  
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入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兄為美室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  
屋以尊寵之鄒奭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嘗謂考土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為人起宅

却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尔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號木妖南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貨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一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太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旁徹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死聲賢然第成禁藏空殫六帖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礮磴廡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瓦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請關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涼水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日不得居不得賣不得脩不得筆談

蓬戶桑樞

以下係單題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莊子

51



在陋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宅窮僻處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今後世賢節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以席為門見門門

一區粗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滿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籬垣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內外茅屋不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本傳

茅舍以居

晉羅含為桓温別駕以解舍誼據於城西小洲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塚塔蕭然

陶潛塚塔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屣空晏如也本傳

切責華美

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強寇尚在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毀宅

蝸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船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給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

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性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定是誰室

不以官廨益宅

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或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



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客益而展

崔邈室處卑陋無步無至霖淖則客益而展以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常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止寢弟義璉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韓寄盧仝

脩葺傷百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棟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散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太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

掃田錄

第宅卑陋

杜祁公衍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

55



禮廳事已寬矣温公訓儉

燕居凝塵

呂正獻公公著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千數日不洗。條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饌。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見儉約門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園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遺事

賜以近第以下係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爲起第舍

張遼。宇文逵。爲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



蓋收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太息山松書

梁徐勉

家世清廉故常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常言中年聊於東里  
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軍致  
社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澗竹成陰阡  
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胡岑藜薄不無糾  
紛之興雖云大外城門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尔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弄日也非徒

弄日乃是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閑居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  
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  
足之分度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秋足以代耕灌園驚蔬  
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臈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  
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  
派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而高峙窺天文之秘與  
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空池長楊映沼芳林樹籬遊鱗  
澆瀉藹藹敷披竹木蒼鬱靈泉參差張公木谷之梨梁侯烏牌  
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



別茶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嘉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綠  
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  
青苴紫姜蕪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葉陰車  
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頽鯉或宴于林或袂于汜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字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後楊某復為  
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今木抄厭入寰兮  
喧卑薄市門兮翳秋壑谷與深峭廬福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  
奇峰日拂枯松宵排飛上萬仞之巔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  
維條伊枚命黃鸚而御枝驅玄鶴而曳柴谷幸夷以為柱列山

桂以為棟蘭椽椒其有芬荷蓋及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盍溪  
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頻撼林薄天駭地愕山  
跳海踴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八窓之夜明悅  
身墮於冰谷羞刮骨其寒生窮猿嘈嗥飛鳥獨鳴先生夙興而  
視之但見千里一編群山失碧翔王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  
皓皓的的續續藉藉蓋朔雪十丈乾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  
舉酒酌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璫我室式珠我解空無一埃  
點我勝樂繼自今匪仙客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迺搏冰漿與  
雪汁飲兔鬚於墨澹天書其楮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南溪樟隱記

祝和父穆

余上居南溪上流溪之瀉有喬木二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



名者也其壽當二百餘載而大且二千圍圍葉偃蹇此及數畝  
 老根盤踞高突地面如巨石礪礪余因募工爲土厚培其根使  
 平若一臺可坐數客久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枝葉益敷暢停  
 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清陰敷地暑氣不入涼颺時來方春雅  
 綠競茂鵲若雲中及玄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爲賦  
 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樹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  
 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  
 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楫遂名吾廬以南溪楫隱暇日  
 搜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太子適契余所命名若有天相  
 因取楫勒揭于廳之楹卽其右闢小室又取朱子所畫歲寒二  
 大字爲扁以表古楫之雅致室僅夾際處勢最高平括羣嵐下

臨綠浸隔岸擔簦負笈之行人中流披蓑鼓柁之漁父皆可坐  
 見於衽席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不侵余益於此而讀書以求  
 聖賢爲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  
 之意日力有餘則獨取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矻矻皆  
 手自抄錄樂而忘疲今一書行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  
 醬瓿也乃若坐久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帙  
 緩誦微吟戰睡魔而却之此則楫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  
 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二字揭扁樓上  
 雖余無資聚書不能多視鄴侯插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  
 忘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註必籍檢閱積久抽取簡帙散亂  
 則必次其甲之使如舊焉則去蠹魚燥以風日蓋茲楫也檢書



則登整書則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窓牖四敞不妨眺望以舒  
 暢心自至於秋霄爽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飛舞乘興一  
 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意  
 余晨興而啓吾扉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鈞鐵畫動  
 有法度則思其人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身虬  
 柯昂霄盤壑則愛其木凜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  
 湫隘卑陋而雄麗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竊我後人  
 之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覓之詩使有賢卿大夫相過考  
 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先大夫遺囑  
 以克稱天之報施其將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庶幾亦不  
 貽林蘄澗愧之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於無窮此則

余之望也是為記

先君子幼孤 文公朱夫子重涇陽之念實教育于家塾  
 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 西山蔡先生 勉齋黃先生  
 特加敬愛 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溪  
 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  
 溪樟隱記蓋 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 朱  
 夫子歲寒二大字勒於其楯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  
 蒼龍姿幹寧須匠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絕勝松拜大夫  
 封觀是詩也可以知 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 先君子  
 嗜書手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  
 人將欲以儒業世其家沫輒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於



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庶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洙涕泣謹跋

古詩

詠史一首

左思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屋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御相與宴愛忘李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植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游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白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招有昔尚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事文類聚讀集

卷之六



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同前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恋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林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柘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天旭  
悵恨撥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暗前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空有役但願桑麻成春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寂寞謝公宅。外裏無人聲，池中有虛白。蒼庭衰草遍，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無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率疏。前榮饌賓親，冠婚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里連南亭，外有瓜羊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終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此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一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能無為，棊枰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頽，莫與張樊如。來過

亦無事考評，道精龔蹶。媚學子墻屏，自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有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沈子安時用，夙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鯪魚。少室映川陸，鳴臯對蓬廬。張何舊僚采，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主，瞻前愧魏舒。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為將  
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  
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田舍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墻墉人疑  
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  
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皆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  
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  
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  
諭那周秦宅峭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  
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樞比高墉外回環鬪鬪六七

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方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  
能干高堂虛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  
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  
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饑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聽卑為雷一品  
祿俸盡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橫涕洟始營菟裘地來向離  
水湄城隅最窮僻匠者寧求奇卜築悉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莫群噪鷓鴣方一枝因念古聖賢名  
為千古善何嘗廣居室檢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錫



文終防勢奪景桓耻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員者適會承平時無術毗萬務無才撫四夷為郡亦靦靦勞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閱卷顏間厚復懼來者強最哉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因舊一首 并序

蘇子由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所事陋甚有柴氏所三間未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下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子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雖已生我為一區屋二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已與力爭

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鄧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閣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遷居

洪王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歎今歸但喬木外落荆薪扉上為鶴鳥都下為鷄犬棲相彼東北隅三畝以為基積塊與運甓實塗而培渾成茲道旁合空我囊中資堂堂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桐三四株當窓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巾隨里杜庶以保期頤

卜居

朱元晦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千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  
西深谷開平疇荻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  
難求誓捨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茅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明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  
無身世憂看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杏為梁

剽居處會也

白居易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本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  
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尤未滅今  
歲官收別賜入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  
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廻

頭笑煞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  
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自安用高墻圍  
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人雲誰家居任霍將軍日晚朝回擁寶從路旁拜  
揖何紛紛莫言冬手手可執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  
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郊高者挂  
罾長林稍下者飄泊沉塘坳南村兒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  
為恣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俄頃風定雲黑，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无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濂溪詩 九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可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假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

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廼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更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紫青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蠶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名。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求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壽皆好學，承家求子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鬢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飲羨兮濯纓不漁長利兮又何有於名  
 今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  
 溪今鑿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滄有蓮勝且兮與客就閒人聞拏音兮不知何處散  
 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入方  
 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夫誰敢侮

律詩

絕句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會到惟展畫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  
 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  
 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  
 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去



了不負歸

汶山村居

滕白

種木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騰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管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逶兩山排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羨蠅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轉藏身  
宜采客立錫頭地免似漂流木  
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秋隘與賢塵

卜居

杜甫

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鎖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  
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寄看花  
荒廡欲摧塵滿櫺小池初涸草侵沙  
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蒼舊說賢王  
林園一半為他主山水虛言是故卿  
戟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栖鴿污雕梁  
柱天功業緣何



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舉目淒涼入破門，  
鮫人一飯尚知恩。  
閑花舊識猶含笑，  
怪石無情更不言。  
推叟和巢伐桃李，  
牧童兼草踏蘭蓀。  
壺觴笑詠隨風去，  
唯有聲聲蜀帝魂。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  
却有鄰人為鎖門。  
幾樹好花空自白，  
晝滿庭荒草易黃昏。  
放魚池涸蛙爭聚，  
栖燕梁空雀自喧。  
不獨淒涼眼前事，  
咸陽一火便成原。

京師廢宅

張文潛

當道朱門白晝扃，  
高堂歌吹久無聲。  
古窓積雨昏殘晝，  
朽樹經

陰長寄生門下，  
老人時洒掃。  
舊時來客歎平生，  
艷姬驕馬知何處。  
獨有庭花春自榮。

訪楊少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  
賜湖豈比賜書華。  
回環自閉三三徑，  
頃刻常閑七七花。  
門外有田卿伏膺，  
望中無處不煙霞。  
却慙下客非摩詰，  
詰無畫無詩可得誇。

和謝

楊廷秀

相國來臨處，  
土家山間草木也。  
光華高軒行李能過，  
李小队尋花到浣花。  
留贈新詩光奪月，  
端冷老子氣成霞。  
無論藏去傳話，  
厥枯向田夫野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築始屨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姿虛響瀟瀟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洲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東占林泉七十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上居終是儻肥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離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各園契富鄭公戶各庄契王郎中戶各康節初不改也聞見錄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為奏者車駕臨幸適久



雨梅潤芝蔭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宅  
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茅二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二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善  
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程  
泰之浦繁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先廬

羣書要語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大誥

詩句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 坡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 東坡  
喬木依然擁舊廬 坡

古今事實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豆子以請乃許之左昭三

有宅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處岷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錄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

不改衡門

後周王褒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舊宅不改衡門

先人敝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饔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守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鑑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



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貴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宰相弗與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汝接收欲市訥宅舍以廣第訥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披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不求增廣

李翹其昆弟賴家勳貴於室廬唯翹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徙外鄉

士大夫發跡壘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曠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翊之者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自為序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邈



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  
發舊藁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  
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  
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  
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  
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二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遠  
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恩崇公惟一子耳公生  
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丁代貴達  
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可作  
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  
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

於眉山云 答齋隨筆

# 門

羣書要語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 釋名 司門掌授管鑰  
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 周禮 華門圭竇 注華門柴門圭竇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 儒行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詩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語十 夫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 萬  
章 踵門而告 許行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愿乎 盡心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盡心 或問人有倚孔  
子之墻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 曰在東路則引之在門墻則  
摩之 楊子 門雖設而常關 陶集 稚子候門 同上



詩句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書睡韓剝剝啄啄有客至韓雷雷  
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  
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  
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火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火離婁下

荷簣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  
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陰德高門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七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與者至  
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主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漢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海于  
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後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牲  
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見謂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門容馬車

晉陳頽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  
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仕至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  
階裏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  
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闔住小市將奪左右



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  
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聞之數  
都門詣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戶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東陽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服車馬填門  
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能不至者大小  
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樞動本為榮辱主長因戶外細推尋乾坤出入無窮象夷狄閑  
防有限心掄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簫韶  
奏穆穆無凶合在吟

鄰

羣書要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  
五縣為遂注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遂人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洽比其鄰十月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禱祭既濟鄰有喪春不相曲禮睦乃四鄰以番王室尚書親仁

善鄰國之寶也隱六救苗恤鄰天之道也左傳棄信背鄰患孰

恤之同上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隣可以禦患也晏子

**詩句**王翰願下鄰杜甫芬芳孟母鄰杜甫傍舍頗淳厚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杜甫對酒聚

比鄰陶淵明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井井

為比鄰李白賃屋住連墻往來欣莫間韓井水分西鄰竹陰借

東家坡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

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白居易與元八卜鄰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柳子厚劉禹錫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相

看萬事休劉和蚤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坡

古今事實

三徙上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躑躅築埋孟母

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買又曰此非

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焉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陪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義二十



事類彙編卷之...

粟與鄰里 見栗門

連牆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 見先廬門

不納婆婦 見寡妻門

不納鄰婦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婆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且而燭盡東薪而繼之自以為避難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曾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婆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 見燭門

東家丘 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 見瓜門

里毋束緼 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兖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二十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由曰錢二千閭人少乏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于武帝拜衡州刺史

發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鄰牆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語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鷄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語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鬪離聽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

與客談延之從離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耳

益地與鄰

陳竄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竄地自益竄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丁夫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丁夫太守周府君高竄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錄

鄰居占地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  
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問過親舊相  
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  
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  
故人非尤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泥甃亦同渠傳展朝尋

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  
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浦藏身方生勞青錢買野竹白墻岸江臯愛酒晉山  
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棗割我鍾  
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貧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州路。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上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倍之故詩

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國彦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深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

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鎧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隱居詩話

# 樓閣

羣書要語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驥也。言牖戶諸射孔高明貌。透樓懷然也。釋名譙門謂閣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鹿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惠



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粲賦閣樓也說文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樹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窓者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詩句**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綉栊金蓮花柱柱玉盤龍鮑照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回春築飛閣山谷萬峯三十六終日對高閣歐注目寒江倚山閣杜

**古今事實**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王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列仙傳

東樓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不覺更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綠珠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營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棄圍而走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鼻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日使真仙遊此亦當有迷可目之日迷樓

華萼樓

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劍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人相

接者圖之左右道與此蕃接者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自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官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為之記郡僚莫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太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

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奉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浴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  
死京師曰惟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 見傳神門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

本紀詳見畫象門 德宗

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類劍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  
無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  
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  
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嶺遠山吞長江浩浩蕩  
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  
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體厚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  
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  
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莽莽荒蕪因  
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閑遠復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瑟調虛  
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声丁丁然宜投壺矢声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  
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  
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槩也彼齊  
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  
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丙申移廣陵丁  
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  
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  
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  
三石切太湖涉足稍峻備浸可几席畫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  
波藍浪梁相動搖而靚粧衫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  
華浦沉清浮綠鳧鷖棲止而綺荷文菱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  
斷且巧右綿絡頰仰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  
氣和舸經舫綿艇繪縵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  
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其區雖大不服觀也夫豈娛於  
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迫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乘異  
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柳惲以江南曲名  
於時古之採蘋芣盈而金熟薦於太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  
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

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宴奧館益盛於  
今太守趙君旣新曰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  
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  
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  
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  
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濬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  
廢疾無醫死無松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又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歎生平帶各留善若層氷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楊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洙泗四海無人萬古空詠歌一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手未忍傍觀縮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樓外春江綠如酒權門得似聖門寒萬波橫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希由來相顧只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不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筵披襟夏簟寒宵云雲夢何足言使公風流冷似鐵誰其繼之方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蘇子瞻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二人笑語言羽衣著袂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鷄鳴日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有持歸包裹散席甌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鈿非鈿或取而有衆念喧訟



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  
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禘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  
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恠說謂費文禘仙去駕  
鶴來憇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  
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備非文禘也此皆因黃鶴之名  
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  
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密問遽相傳  
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  
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圖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香香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  
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  
日落梅花

送孟浩然

李白

春遊

卷之七

十一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通遍與雲齊。人從別浦今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二首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簞子，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登晉陽樓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後村詩話

鶴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  
鸛雀今無野燕過。  
樹隔五陵秋色早，  
水連三晉夕陽多。  
漁人遺火成寒燒，  
牧笛吹風起夜波。  
十載重來直落，  
天涯歸計欲如何。

鸛雀樓

李益

鸛雀樓前百尺墻，  
烟汀雲樹共茫茫。  
漢家簫鼓沉流水，  
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短，  
愁來一日即知長。  
風烟併在相思處，  
蒲自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狐兔遊，  
侍兒猶住水邊頭。  
風清王篔簹慵歌，  
枕月好珠簾懶上鉤。  
寒夢覺來滄海闊，  
新詩吟罷紫蘭秋。  
樂天才思如春雨，  
送斷殘花一夕休。

雜著 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詩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繁迴，桂殿蘭宮，列兩蠻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駭，瞻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  
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送吟  
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過，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滌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寫聯  
盼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  
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  
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閼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  
北海雖賤，扶搖可接，東鳴已逝，桑榆非晚，且嘗高潔，空懷報國  
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二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長策，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懷，恭  
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



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承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湖楊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奇自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白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復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公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復來燕于此公胡得無情乎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葺瓦級甃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  
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  
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氛野迥長風入天涼秋氣分憑欄生逸  
想投迹遠入群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  
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

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七終

事類賦續集

卷之七

二十四終



事文類聚卷之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亭臺

羣書要語亭停也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釋名洛陽二十街街

一亭十一城門門一亭也漢職典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

持也釋名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泰誓注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

處臺榭月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上同

詩句戀月留虛亭韓石磴紫回入杳冥移松高下簇虛亭坡藕

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



花開處復開亭荆公臺忘歸步月臺杜層臺指中天謝青天白日映樓臺韓

古今事實

漢蕪蕪亭見弼門

晉蘭亭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見香門

靈臺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交燕且人不廢時務官不

易朝常公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國語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孔文舉書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詳見冬至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所以觀天文之變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又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匹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贊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榑樞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縠綉錯蓋天鐘秀於是無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忝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展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堅迺塗作我攸



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土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登絳輒角巾鹿  
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月  
送還雲四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不盈掌夫美不自美  
因久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  
也僻介闕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  
故志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  
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  
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  
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  
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  
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  
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  
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坐間者太守醉也已  
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

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披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  
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  
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謂  
耳新乎其所謂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  
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  
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  
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  
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  
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  
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

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  
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迂予於中路約予過其  
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昏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  
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及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  
簷隙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海淖沒膝予語  
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  
之中今也又有咫尺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  
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  
半掀然孤嶺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



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  
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  
如削。闔閭數萬家。如在井底下。視瞻掉退。曠神曠乃知此亭面  
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遂蔚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兀高者。拜相山也。其下  
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欲起。林木叫呼。太  
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  
歸亭上。予益喜。且謂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月日。誠  
齋野客楊某記。

古詩

顏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  
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成。萬世心自破昏爲醒。  
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祭祭出金。  
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且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盦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寧想羽觴  
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故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予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筍添夏影老梅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然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鳩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瓦紅葉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豁然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獻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 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檻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鷥寒晚木初彫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呼鄉淚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寞身綠樹為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  
接情狀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  
少客來多

山壁偶題

劉彥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來塵意已潛銷最怜曉日浮波影蒲壁煌  
煌玉電搖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蠅曳殘  
聲過別枝涼月照窓歌枕倦澄泉遶石泛鷗遲青雲未得平行  
去夢到江頭身在茲

雜著 此下係臺

凌雲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道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  
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末最高其勢必得而  
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  
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校履道遙於  
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巖巖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爲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敗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與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隳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况於人事之得喪

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人不得見又爲中元節不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文公弼必塗改至爲公作凌虛臺記末云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太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聞見後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蒼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題太雲寺觀臺

黃魯直

瘦藤挂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附

羣書晏語齋潔也。說文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歐陽公東齋記。閣小閨謂之閣門旁戶也。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寺至今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蕭齋 杜陽編

開東閣 係閣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 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 威綸之父名 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

丞仍傳送之 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

詔賜書院名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宋初賜敕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靈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鑿蛟刺處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于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



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  
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  
此乎今子之整齊圖書拂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劍於壁冠佩在  
上履屐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事下至  
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  
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  
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  
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撫髀露  
腹便然酣臥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厥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  
之間石泉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  
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

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  
之閱人亦多矣為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趑趄然搖動  
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  
予將來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  
丁卯五月朔日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遠温而趨寒其室雙翼  
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曖曖光景不耀益若蟄虫  
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  
良政恬俗康朝有鸞鷟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



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  
之劍哨嗚咤叱叱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  
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齋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  
反幽幽默默近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  
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  
之所爲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爲幸乎安者也朝  
有鷓鴣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爲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  
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爲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  
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  
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

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寢揚潛乎潛  
將以爲不潛者矣客傲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  
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  
室之奧則冗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  
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右齒翠雉  
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  
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  
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  
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



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霧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賦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龜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

大書頗恠備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云又因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廬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客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既聞遂良與客對始啾啾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括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去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溫罷入室刺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愀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二十七挂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採取一第耻耻



樓樓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太欺我歎  
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  
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人怡顏以事父  
毋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越為吾廬莫吾  
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  
吾齋也孰實孰主哉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揖  
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  
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  
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太遠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燕  
越之間與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恟怍自失意若

欲道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為而去顧待奴取  
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客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始如兒戲且不應與公家  
學校類誠如來喻某切以為是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  
盤有銘几杖戈矛之類色色有銘蓋自成湯呂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為非也齋舍學者所以藏脩游息者使其銘之而  
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俯而誦其辭友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  
心油然而生此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為非王晉公之三槐韓公  
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也太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



可以義起者君子亦有所不廢如必必必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  
有齋而况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各自胡安定始  
置治道等齋以為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為法席  
序齋舍之有各往往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為公家之法公家  
之法顧不可以為匹夫之法耶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  
過也蓋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殆類私立名字者  
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為馬糞  
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目夏侯泰初以易之所  
謂深而泰初復目晏以神然浮偽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  
神者反辱矣○晉王澄傳有下經澄所題目者初不復有言載云  
心經平子矣一本

敬齋箴 見銘箴門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靜非為為本性實疎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擬軒  
轡暮德謝接諾藜菊在墻陰秋窮未開宴所食類病馬動影似  
移空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縛縛已見飽時雨應豐疏與藥

簡齋

陳去非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  
女而况使鬼兒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達集幾履了  
平生領軍一屈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竟何  
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同姜澹題裴式微餘于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蠹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裘墨畫數莖竹，長者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雜著 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首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

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別蠹吏姦，民俗安靜，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嘉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允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



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荆湘之會。江漢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一年。部使者潘侯疇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軍屋。

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與郡縣擇遣脩士。以充人之益。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謝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尚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



志於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文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子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賦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剋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榮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圯于寇戎者倉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避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



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自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闢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足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

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與挹先儒淳固慈實之餘風。服本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楊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王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後。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蛇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



一自不能盡則則小舟杭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窮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陪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而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下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拔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

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川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讀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



雲之下未嘗不遊曾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  
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  
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  
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以下

係書院

朱元晦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  
時高軒絕來過學館居廢址鳴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蹇  
綠羅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袷珮多博約  
感恩恩涵泳熙泰和凄涼忽荒榛俯仰驚頽波發教建綱紀嚼

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瀆歸哉碩人過

又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  
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  
洋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艱惻懷賢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克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到良  
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  
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揚李霸炎神捨輿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夫下規模未云遠荒第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救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樹

又

城南書院 張敬夫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融怡鳴泉來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叢綠間愛彼松栢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透迤游魚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山中友和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以下係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霧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公泝此中半水深波浪濶浮綠春渙渙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蘄巖霞垠堦突九倚蒼漢深麓下縈迴深林火叢灌胡然闕千載遽此開一日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轟奇峰躊躇踏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徃身獨絀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終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海國公事文類聚卷之八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small handwritten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Handwritten mark*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blue border.





